



1	4
1555	
101	



101
1222

碧石

血

錄

門 14
1555
卷 101

碧血序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碧血序

逆璫毒流天下縉紳最烈楊左六君子之逮爲最先未
幾繆周七君子繼之讀燕客目擊所紀拷掠之慘振古
未聞起家詩書者乃至此極然諸君子上干天象下發
芝祥日星河嶽豈偶然哉三尺童子爭相誦說無不思
覩其遺文是編則皆銀鐙後筆也楊中丞諸篇草於鎮
撫血肉淋漓之餘讀之可涕可舞至於刀砍東風疑聞
道矣魏給諫自譖於檻車道上敘生平爲詳中及同志
矛盾語存其真不欲刪從來小人之乘君子未有不起

於君子之自隙者也後之君子是可以觀顧憲副既發
西曹已濱九死作自敘多微詞其生平有不盡言亦猶
古君子之道也繆宮諭自錄成於聞逮一俄頃妻子環
泣叱勿亂我恐後無知我者遂不停筆得數千言嗚呼
此何時也可不謂賢乎高中丞寥寥數言投淵以死不
辱身不辱國就義從容蓋中丞之志也李侍御詩婉而
刺誦至業因修省之句令人萬念灰冷古來忠節文章
到頭八道厥有由哉同事君子十三人惟六人有述然
讀此可知其餘事同心同患同夫何優劣之有抑余因

是而歎生死之難也孔曰殺身成仁孟曰舍生取義蓋
不殺身仁不能成不舍生義不可取故必破生死之關
而後能求仁義之是匹夫匹婦意有決於一往而不必
善其後至達官長者則并一往之氣盡薊於富貴利祿
中矣夫惟神閒力定視死生如且暮而後言所欲言爲
所欲爲乃至劒樹刀山而此中不動其所以撐拄天下
者心也非氣也嗚呼此諸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偶見有
鈔傳一二者漏網之媚遂信信焉或勸是編勿傳謎菴
黃子毅然傳之謂明聖御天恩隆贈恤忠魂如日逆案

如山自非彪虎兒孫何至以觸忌相格處不諱之朝雷
不死之論此而不傳誰當傳者嗚呼斯亦可尙也已楊
中丞云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萋宏碧血遂取以爲額若
夫大節昌言載在國史生平著述各詳家乘者悉不具
錄刻既成而山中人漫翁爲之序

碧血錄序

武進趙懷玉撰

烏虜甘陵分而名士危東林盛而亂臣忌自古宦寺之
禍莫不借朋黨以殺人而濫賞刑淫毒痛海內東漢桓
靈以還未有如明熹宗之世者也然十常侍雖惡承望
風旨者不過牢修段熲輩一二儉人明則閣部重臣封
疆大吏貢諛獻媚爲爪牙而稱義見者接迹於闔門矣
太學儲才之地俊顧標榜雖甚而諸生三萬餘人各持
清議明則身列成均矯誣先聖有請歲祀逆闖如孔子

者矣范孟博慷慨陳詞王甫刑餘猶爲改容明則儼然
冠紳甘戕同類聞二祖列宗之呼而褻如充耳矣起立
第宅豫作壽冢小人僭肆之常當時猶有破之者明則
陳符瑞讓邊功請建生祠跽拜而恐後矣廉恥道盡愈
出愈奇使無數君子堵柱其閒則天柱地維從此傾折
人心澌滅尙可問乎此碧血錄之所由作也錄成於燕
客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
次附天人合徵錄而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謂有心人
矣方諸君子被逮納橐籥傾貲財周旋患難者所在多

有然或感恩知己傾倒有日客獨未謀一面子身入都
溷跡輿僮傳其筆札以徼倖於萬死一生此豈有所爲
而爲之者耶惜乎身處末流雖曉天文兵法未得見用
且并其名沒不傳也閒嘗思之汪文言之獄始於天啓
五年十二月明年而諸賢相繼羅難又明年而帝崩使
先一年德陵短祚諸賢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
乃天厭明德假手童昏迨夫人亡而邦已殄瘁此數實
主之彼星紀告裁神人致憤亦何益哉是編向藏錢唐
盧學士家鮑君以文將鋟以厲世問序於予予惟東林

之學倡於顧高六君子之獄繆李實居其二緹騎過常
州士民憤擊一賣蔗童手蔗刀變其肉啖狗名雖未彰
事與五人竝烈逆祠遍寰宇吾郡以知府曾仲含先生
力持得免是毘陵於天下不過一隅而與天人爭氣數
者實出九域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懷玉鄉之後
死與有榮施數典不忘迄今猶為神往也既應鮑君屬
因併書之諗後之居是邦者

乾隆四十有一年八月望前一日東里盧文弔題於鍾
山書院之須友堂

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前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

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諂附惴惴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迨其身旣膺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恃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

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登猝然而至不應中間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彙次子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碧血錄口

古忠義城謎菴黃煜彙次

碧血紀死忠也具同事而生者不具載

欽贈光祿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給還原銀以旌

忠直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字闇夫號元白

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天啓四年甲子六月杖死

遺書無

欽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恩封四代賜祭葬蔭

諡給贍銀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字文孺

號大洪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

月逮詔獄死

遺書三種

辨揭 絕筆 血書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恩封三代賜祭葬

蔭諡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光斗字遺直號

浮邱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

逮詔獄死

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河南道監

察御史袁化中字民協號熙宇山東濟南府武定

州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無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特祠諡蔭

長子學伊并奉旨附

葬祠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

江嘉興府嘉善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

死

遺書一種

自譜

欽贈大理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太僕寺少卿

周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東昌府南城縣人天

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少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陝西副使

顧大章字伯欽號塵客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天

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四種

自敘 書刑曹事 雜記 絕筆

欽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賜祭葬蔭原任吏部尚書

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真定府高邑縣人天

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遺書缺

未請卹

原任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鄧漢字字

號吾邱江西建昌府新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

三月提問戍死遺書缺

未請卹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夏嘉遇字 號繩北直

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擢

站死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給贖銀五百兩

原任四川道監察御史夏之令字宣伯號邵五河

南汝寧府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九月逮詔獄

死遺書

欽贈

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字號洞初江西吉安

府廬陵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一月逮詔獄斬死

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奉旨議諡原任江

西道監察御史吳裕中字幻益號磊石湖廣武昌

府江夏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杖死遺書

欽贈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

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

死遺書

欽贈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左春

坊左諭德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

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自錄 就逮詩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特祠祭葬蔭諡原任吏部

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直隸蘇州

府吳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 缺

欽贈兵部右侍郎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巡撫應

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字仲先號縣貞福

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

死

遺書一種

訓子書 未到

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直隸常

州府無錫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自沈死

遺書二種

遺表 別同志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福建道監

察御史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直隸常州府江陰

身血錄目

五知不足齋叢書

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就逮詩

誠子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山東道監

察御史黃尊素字真長號白菴浙江紹興府餘姚

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遺書

詩 未到

未請卹

原任刑部右侍郎王之案字

號心一陝西西

安府朝邑縣人天啓六年丙寅

月逮詔獄死

無

附

天人合徵錄

燕客草

天變雜記

人變述略

碧血錄上

楊大洪先生獄中書

逮民楊漣謹揭為心不欲辨聊一白不辨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為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辨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由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難將

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辨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汙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已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聽辨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辨者也何以不欲辨非不敢辨不能辨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辨駁執爭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辨昔人或爲之況在君

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已此則不辨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漣之願畢矣謹揭

絕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書於獄神之前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

長途銀鐙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槩於
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
子一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
都偵邏滿目卽發一揭亦不可得打問之日汪文言死
案密定固不容辨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乃就本司不時
追贓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慎刑之典祖
宗待大臣之禮不過讎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爲
題追贓爲繇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
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漣今日尙何愛此餘生哉叩九

闈不得苦求自絕明漣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
者漣死則讎我之忿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
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之
慘而漣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
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兇於先
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
堪與沖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
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李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
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專

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
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
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清可乎即曰跟
踰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
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鐫迫至於皇上
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膳所親見者
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晌
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爲內外欲殺漣之人砌成罪
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

之專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宮人視
先帝爲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
明違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命諸臣傳知中外以杜
紛紛之口并皇上服侍人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既因
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
侍生育多服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不及此矣
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
大臣以輔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
後李侍拉上八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

言封李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
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暈倒御
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明加皇上以
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讎
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祇存此一
段議論灑向青天白日為幽冥覈實者考質倘仁人君
子不忍絕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脩實錄者亦臣子所
以為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三乳
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人家乘矣嗟嗟癡心為國

妄趨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
腸化作萋宏碧血畱為干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
彊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卽身無完肉屍
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
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
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其畱心卽皇上處選侍一
節斟酌於潛邸陵聖母之讎大廷辱先帝之惡僅緩其
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
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一愆不畏

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氏
氣毆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聖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
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
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聖上親言朕與
他有讎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
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
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漣謂事關大體卽語
有失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
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

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
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
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唯同朝諸君子念
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
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
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
兩踩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爲目前自
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
便宜事何苦癡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

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
食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
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
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利聖賢書
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卽范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
爲惡父子相訣之語漣亦謂子孫何不更勉之忠義而
作此隱語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
證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冥冥於我何
有哉

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讎人久拚七尺不復挂
念不爲張儉逃亡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
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賊私殺人獻媚
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傾路遠交絕途窮身非鐵石有
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
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
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
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

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魏廓園先生自譜

書年譜稿前

皆在轎中偶憶筆畫添註恐俱難認

此稿第當藏之耳且莫以示人

此譜閒架小定然事多未詳

萬歷三年乙亥一歲

予世嘉興遷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二歲圩人可考者以洪武閒諱伴者為初祖祖壻於徐成三十九年成三編成於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婿家補伍子

家乃西隸軍籍焉宣德中析嘉興爲嘉善因爲嘉善
人今在大理者爲眞公派在嘉善者爲成顯二公派
成顯出於海海配金氏眞母亦金氏又所傳眞子暹
寓成顯二公書稱叔父眞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
支絕顯爲子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爲子曾大父隱
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爲繼川
府君府君以子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司行人再以子
選授工科給事中以光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己
子陞禮科左給事中時以皇第一子生推恩贈禮科

左給事中己又以子陞吏科都給事中以今上登極
恩未補補贈吏科都給事中先是爲行人時行人尙
仍八品之舊先孺人薛不得贈後三贈皆孺人邇道
奪之命無虛日子罪至勤緹騎而未蒙褫削恩特隆
故敘次獨詳稱府君先都諫先妣孺人焉先都諫既
以仲子任大父里徭家破旧廬服物朝夕嚶嚶盡嗷
嗷五口悉賴先孺人十指矣既屋廬析而先孺人又
姪子彌月戚族以入產婦相戒獨先孺人之四叔母
子贅而獨居畱與同居及宿衾裯敝爛先都諫先孺

人時對紉其裙輔之寒或益以短蓑不能支也蓋是時先都諫每晝出與人象棋而孺人拮据支吾生人之趣都盡一夕腹痛起据蓐壁棟閒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為鬼燒疑不祿而火光緣棟上升至脊梁正中而予生時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子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都諫自是決意教子身為蒙師焉

四年丙子二歲

先都諫授蒙於鄔家村徙家相就一姊歸於吳先孺人腹下而紡日溺汁漬腰以為常

五年丁丑三歲

六年戊寅四歲

是歲先都諫授蒙於陶之凌巷徙家相就日置予於膝授諸弟子誦予聞所授孝經諸書亦日漸成誦

七年己卯五歲

八年庚辰六歲

是歲先都諫課予讀讀能強記課偶語頗能捷應嘗引以對客焉

九年辛巳七歲

七八歲時每就枕先都諫口授古忠孝節烈事一二條睡醒即令占昨所誦書讀暇先都諫假予散步輒謂先孺人緯車側先孺人背常負痛命予拳背或散步每有做官何所事事之想

十年壬午八歲

是歲始出痘痘愈先都諫課讀五帙竝授過月輒誦

誦已輒亦善忘新授稍快溫習稍苦先都諫因命予徧授諸弟子誦習小楷頗工復命予徧授諸弟子佻人稱爲小先生諸弟子有時持畫扇者至爲題咏其上

十一年癸未九歲

予八九歲時家常并日而食或野菜和米作粥泔粒飼予先都諫先孺人及三姊徒菜羹耳至課讀稍弗中程箠杖輒數十下不少卹先孺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泣南川府君見之閒爲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

碧血錄上

上知不足齋叢書

先都諫背予向南川府君流涕曰正復不忍耳

十二年甲申十歲

子時於村童中頗負穎異之譽抱女者多欲得以爲壻先都諫意在能佐予讀者氣類不能佐予讀者雖富不許而外父錢公惺寔擇壻頗殷先都諫以爲庠士也議昏焉

十三年乙酉十一歲

錢公既急予壻而先都諫復急予讀者先都諫時從人言少所受業師賀正泉之嚴而有益灼者因詭言錢

業已延賀爲師矣先都諫因命予赴錢壻初錢實未延師也去錢數百武有允濟宏先生因往附學不一月而錢徙居從師不便仍歸學於家塾先都諫日有廢讀之憂矣

十四年丙戌十二歲

錢公館蓮花涇徐氏子往隨學未幾錢甚病主人亦死呂雲巖館予族因往附學數月無益

十五年丁亥十三歲

是歲先都諫徙館於趙巷蕩之八濱族叔月臺台孫

竹亭拉朋徒十餘人延沈玉臺先生共業先都諫李
予往附月臺弗許強而後可蓋人情忤予之慧憚予
之儂 丁之貧奪予之便謂可以終廢業也未幾嗾
沈師謝予予詢之故曰汝日偕某儂予曰既兩人儂
則奈何謝予一人辭出而先都諫急縛予謝過杖予
至流血沈師乃許卒業既自欲行文不可則又私自
行文不問何題凡所聞見必能拈入成章焉入秋遷
館於孫每見竹亭述少年從王龍溪游與君興叔及
沈師誦說陽明正齋兩先生事時學靜坐焉是冬南

川府君卒

十六年戊子十四歲

是歲大饑錢公聚徒數人予與之俱李全吾者錢公
之女弟夫也愛予之質時稱說於鹿胡葉公葉公見
予文則又大奇予文謂宜置之好師友間於是沈元
封先生願授書元封之兄心陽則願授粲鹿胡先生
若主之焉者率予詣學未幾有試事予試輒弗利又
弗意學九月叔父君興省試下第歸先都諫日裹米
一升越旬日雜置魚肉之屬令就叔父學叔父既感

先都諫之生之又憐先都諫之志而恐其弗遂虛予
之質而底於無成也說書則叔父不躬說書則令予
說書弗當則更令說書而終不自說書或四五更而
弗當常笑曰汝初說已近吾怪汝之穎而思弗沈耳
謂作文之益不在作文在閱文每閱先正一文輒閉
不令閱先以其題令口占一篇大意弗善則令更占
占數過而後閱文又不令竟閱或閱半而令續或閱
邊而令偶於是規矩準繩轉折淺深之妙大進當意
別賡歌互答如對好友不當則長跪至丙夜呵切弗

假子文章之有根基三冬之力也

今安得如此明師哉

十七年己丑十五歲

先是先都諫廢箸時三叔如川公曰兄箸總廢耳不
如以其住基傍基歸我我以其野田易兄至是先都
諫蕩析者垂二十年族長者弗能平勸三叔以畝餘
歸先都諫三叔之八人質賈者則先都諫代輸之乃
先都諫且得之而夕售之充余脯脩齎鹽之費從金
鳳臺先生於俞氏族長者弗善也姍笑藉藉予又嬉
第銳於舉業每一追憶痛恨欲死

十八年庚寅十六歲

先都諫既貧甚束脩所入不足以充衣食又極意於
予之脩脯脩脯固不足以入時師之目而饗餼又弗
時繼錢復貧歲踵饑業阡廢君與叔父愛予甚時念
此兒不成則已成必越眾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偕
友人讀書於邑之東塔則載予與俱又徙於陸莊則
與俱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予彷徨無所歸
徒家塾耳一日聞叔父病甚且往候值表戚沈少蘭
謂若叔有極美意思亟見若若奈何弗亟往詢其故

曰若叔未子病且革意嗣若矣子曰幸為我謝叔父
家大人止予一子予嗣叔父子父又誰為嗣者叔父
家固康病尋瘥自是不第愛予且敬予有事就而相
商如成人矣

十九年辛卯十七歲

先都諫復徙館於陶之凌巷而予從泰字曹師學風
仰曹師之規行矩步稱人師而曹師一見予文亦即
視為相長之友志氣鼓舞藻思溢發寂寥短章春容
大篇腕如其口口如其意一日三藝日中脫稿如探

囊焉曹師課藝篇有大結結中時有感寓曹師每勤
默容之戒亦閒發為詩歌是歲先都諫任脩脯資而
傳餐屬之錢讀書得稍成片段云

二十年壬辰十八歲

予赴童子試縣府俱有名二月正於郡寓候道試兩
怵怵心動急馳省則先都諫感寒疾然聚授生徒如
故予勸且暫遣因畱侍疾而先都諫蹶然起曰負我
負我因自出僱小刀減一簪五分許為試卷費促予
登舟親為解維望余舟不見始入寢先都諫初不自

虞其革復謂道試固不遠也然予心日不寧閒徬徨
寓門而人以訃聞先都諫以二月十五日終於正寢
予驚怛號踊屍襪遺脫不復還寓跌而奔不識路則
依官路行謂牽路可達乃未盡六里街兩足為磚石
屑所嚙血漬泥墳赤屨起屨路行道嗟悼一轎卒楊
君賢以事歸邑見而隱之挾與俱困甚則附其肩以
行昏時達邑急買舟歸尚二更得躬舍殮也先都諫
彌畱時不欲葬於祖塋意欲問之君與叔父得尺地
可葬者而叔父故出嗣於南郊叔大父弗得自主又

木直薄不可以久屋主人難之遂藁葬於祖塋今三十四年矣未能更葬非先都諫志也葬畢人散一母一子徒朝夕哭屋主人故有子從先都諫學因抗諸從先都諫者畢從子子於是一意爲蒙師矣余旣未冠而諸生徒者又故狎處而年相若者有之頗黠者陰號召諸生令弗馴予約予知之立爲程約弗如約者罰弗爽而黠者佯聽之黠者以爲子將終聽之諸小生亦嚴事予逾嚴黠生矣偶一日午解子散步於鄰場牆以內而牆以外故有五聖神祠黠者率諸生

徒燃燭祝予死予一一聽之從開戶潛歸於孰儼然坐黠者至予叱令跪弗馴予詰以頃於神祠前羅拜而祝者何言諸生徒相顧失魄而黠者首服其辜自是莫敢以黠應矣復與諸父兄約歸而馴謹者密以聞歸而傲弗馴者密以聞開一獎之責之而諸生徒之馴約在家如其在塾也課蒙之暇閒爲時文古文詩歌俱勿專業

二十一年癸巳十九歲

仍館於陶矣李君全吾以生徒過多恐廢業延以訓

其子壻併拉唐張二三生李實貧弗能爲館穀主其
意良厚先孺人遷居於君興叔父之側楹中

二十二年甲午二十歲

張生爲主附以孫氏諸徒張以椎油爲業夜半起予
亦起主人偵知之每以魚飯饋焉時饒公位督學南
畿有聲一日書賈挾四府考卷來售心愛之而力弗
副賈人去頗躁竟遺其後一帖可五六篇玩之自後
爲文氣機觸發如快壅泉掬管拈題意興淋漓無所
不有迨縣試而服未闋逾月而覆試未闋也時覆試

有未到者業故未出予服尋闋而覆試者二人至予
得補考恐縣令疑爲冒籍更名廷鯁以從兄弟中有
庠生以廷字排行者可弗疑也時縣令爲陽東章師
卽於縣堂較藝寸晷中敲呼號徹而予卷以次交迨
第三人交卷則章師手予卷而示之曰文當如此如
此因目屬予者久之予欲覽初交卷者之文章師曰
不必看汝持卷去補原試三題來我前汝立補三義
以進則又喜又概其意所欲首二人同余再試則又
喜置予第二曰恨補卷不得首子也時夏公璞齋艱

居少許可見子試卷而臭味投之因稱於高景逸吳
子往府試第一名道試第四名補弟子員冬十二月
廿又四日就室於錢氏室人今三封爲孺人子昏服
御皆如常時越二日而先孺人寄一新油綠布道袍
至三日而攜室人拜先祠因留過歲先孺人甚歡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一歲

館於湊生斗垣秋病痢劇枯一死字於榻前高綠都
斷愈後閱文大明快是歲有王兩圃者善子平批子
命止丁酉鄉科戊戌聯第一語而無別說更叩之曰

趨吉避凶的話公也不聽仕途上寬人些已又向人
云中後還有二十年貧賤今科分不驗而酉戌以來
近三十年矣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二歲

館於凌夏君興叔父病不起叔父平昔最愛敬予而
三從兄某父不以爲子兄亦不以爲弟叔父每憐而
衣食之出入與俱子宗故軍籍南郊公爲長支無子
叔父嗣祖遺軍田二十八畝以供軍需合族分受久
矣南郊所自置產非軍產也而某乃鼓族人而訟時

叔父有子午孫三歲矣舉族爲利所哄而予以一人
挺持其閒刃攢於胷時予婦尚滯外家先孺人念予
婦予婦亦時時念先孺人儼一廬於城中新街姑婦
相傍也伊兒新產而族人日集而噪於室老者言死
飢者言食強者言毆言殺無休時狡者則又向南郊
公云我輩第惡之衆甚何敢得罪叔公南郊公頗爲
所愚目子若轉貽之戚者而予挺持無二意郡縣亦
俱是予言諸眈眈者亦私有以餌之午弟家得無敗
而予於族樹怨矣

任事之性如此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三歲

館於沈生墳家錄科補增廣生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四歲

仍館於凌是時館資特十金而羸奉先孺人先孺人
歲可費六七金餘金則買書讀之孺人出父母驕穉
之中春汲爨澣紡績咸習室靡閒言門無俗務雛兒
新慧囊有餘錢長讀浩歌樂莫樂於爾時矣

真是樂
誠問位

高金多者還
識此樂否

二十七年己亥二十五歲

粵江錄上

予知不足齋叢書

與趙歸甫共業於桐邨書屋夏惠清許敬菴先生招
與其公子其事因與鄒自淑希孔定交是歲長女生
錄科今行卷中行夏之時第一首卽試卷也

二十八年庚子二十六歲

館於許春讀書阜亭山夏讀書西湖之陳莊秋試不
售歸先孺人病噎醫不驗復徙居南郊公宅西偏二
楹十二月廿又八日有先孺人之痛先孺人病中孺
人服事左右庶幾孝謹矣

二十九年辛丑二十七歲

館平湖陸氏而孺人撫一男一女以居每昏則置二
稚臥榻而篝一燈先孺人樞前獨紡常至丙夜叔大
母沈絕愛憐之庶蔣叔母陸及諸妹或從暗中相警
紡如故明日以爲言曰我時思見我娘娘何懼

三十年壬寅二十八歲

吳江陳氏及新開湖二金生合而延予主人旣不文
三生亦不韻復荒僻無門外之交予得一意於舉子
業悉陳先正時流所爲文一一比勘分雅分俗分正
分偏分古分今如合諸券僞者不能欺予目亦無一

字得干子之肺腑矣是歲錢公卒爲具棺斂僻葬焉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九歲

陳公穎亭延與其公子賁聞發交共學二月以四卯
葬先孺人於七十畝兜是田故先都諫所售以充予
脩脯予贖歸先塋之葬旣非先都諫志而先都諫葬
後族伯少山葬其左族叔君飾葬其右先孺人不可
以合於是營合壙於七十畝兜先以葬先孺人而虛
其右以待先都諫乃葬後多故至今未嘗合也先孺
人服旣闋始就遺才試縣試第四名時縣令爲安福

謝公鳳高名雖稍亞而意常在予府試第一名則嘉
興令鄭公振先所取時競者日奔走名紳之門自鬻
名紳亦復假文字以收名生心醜之故心德鄭公之
知己而終不敢以相聞也道試錄科鄉試不售

三十二年甲辰三十歲

仍館於陳高先生來弔得見數歲館穀所入亦微有
贏者而孺人刻苦自將撫二稚雖菜腐不時食是歲
出痘幸俱無恙而調補徒熟醬耳以此得置數十畝
兼有擔石儲孺人儉德所致也

三十二年乙巳三十一歲

館夏瞻明予既於鄉居不愉而卜居又復無力偶城中學後一居北向而臨水者欲售價可數十金與三從兄靜我鄰力勸成之半以貸母錢而力誦矣是歲葬外大母沈孺人先是外大父守耕薛公生兩舅字長舅弗慈長舅亦弗善事其父母挈其孥棄父母出走守耕公沒先都諫跡長舅歸喪弗戚外大母依小舅居小舅死其婦改適外大母無所歸則詣長舅出走處與居先孺人日念之生死不相聞時痛戊戌遣

予詢故嘗知長舅出走處跡之外大母則既死矣其柩存先孺人於是歲遣予扣長舅歸外大母骸輒不許至是子窘甚而舅婦死長舅復老病則使人告子葬外大母子力弗能及而不敢辭以清明節襄事此先孺人志也時孺人又病疽病實非疽大都怪痰耳而醫者醫之大潰爛以至於疽所食參著無算泚兒又以赴館過橋爲鄉人負布花者所擠墮橋下右股斷更費數十金是居不一歲而卽質之人賃夏瞻明宅偏數楹以居

二十四年丙午三十二歲

復偕賁聞兄弟讀書於南城沈園錄科鄉試不售七月閒孺人大病垂死時泖兒已知事母病也

二十五年丁未三十三歲

館高氏翼光昴光軫光是歲以壬寅所得皆沿門持鉢非自己面目盡情拋撇匠意抒寫所得不數首然意思開發矣高已具明歲約而氣岸各不相能併當年辭之

三十六年戊申三十四歲

館風涇秋遷館於瓶山是歲大水所羸擔石盡沒

三十七年己酉三十五歲

偕朱士翹讀書於荻秋菴錄科六月赴省自肄舟中卽時拈誰能出不由戶題而機軸枯澀時復置之至八月初汨汨如湊泊勉成由戶一義更成二義而入場爲雨所苦候點之時已淋漓透溼入號舍復處下流沒至腰腹困頓特甚幸第一義宿備遂酣睡及午庸孟稍稍點次爲之夜刻燭爲文以更爲率每成一義輒小憩卷畢神思乃漸平復展閱自笑亦復沾沾

自喜場畢歸謂泚兒曰當是第二卷文字果中二十
二名爲元趾戴師本房第二卷云詢故事云縣公稱
門生久當更之子以爲既久當更之何如久而不必
更爲善因不稱門生入都仍更本名大中

三十八年庚戌三十六歲

下第讀書於城北夏晤顧涇陽高景逸薛元臺諸公
於徐元仗園中

三十九年辛亥三十七歲

館夏述明是歲執弟子禮於高先生

四十年壬子三十八歲

高氏復來延予予復館於高氏是歲泚兒補邑弟子
員偕吳子往北上寓香河北寺時玉臺先生爲香河
論

四十二年癸丑三十九歲

下第讀書於慈雲寺時有解

四十二年甲寅四十歲

時賃夏屋居九年矣所居前列十餘楹東枕小橋卽
泚兒傷足處而溪溪邊無容足之地虛一廊以通行

循橋而西數十武於列楹中啓一徑以通予居徑窄
行不可以竝又中鑿一溝以通簷流循徑而入爲三
楹則予居也西一楹以對客簷卑俯而後可入外廊
割三之一以與西鄰其庭則南西鄰溷穢雜置籬落
縱橫如魚鱗復迤而東南井不能以三之一東二楹
環堵高稱簷東一楹爲廚屋勢傾而東主人於廚下
斜設一木以支家人出入其下日數十俯中楹之前
爲臥室後截以置織具西楹之後以通行後更有三
楹高深廣俱不能以丈西以祠先主中儲掃東儲柴

而已諸簾繩皆百年而上黑脆垂垂又址下而外崇
遇雨則上漏下漲即晴霽亦溼以爲常已酉而後又
於徑之東側賃一楹以居老僕至是有數生徒及門
更典三從兄卿雲屋以居併居諸生焉以營典直故
家更覺尋病而說經課藝神益王室人醫人友人勸
之不少休濂兒乏裨從市肆賒夏布爲裨直四分耳
每索值窘中不能應每自笑是年四月四日洙兒生
猶在夏居也

妙景此況味亦當千古也

四十三年乙卯四十一歲

元趾戴師補官文安以書貽予謂家人赴任過浙挈予同行兩世兄其事予獨幸早北可以肄業遂謝生徒弗受而急泐兒婚并為濂兒訂陟音聞婚乃世兄遲遲來又止二世兄來而第遣其家僮相問舟逕前予既以諾戴之請不得已買舟以前遇於京口蓋世兄實無意於予而所偕李生者日酒食聲色相譁浪交相怪也未抵文安則李先以意通戴師使戴師先怪予乃予新買一僕與偕後湛溺於賭好酒弗能其主人也日過午而不能得飯者時有之予於是時作

孤身萬里垂死空山八字觀以自持偶有人索題壁立齋歌以見意乃是歲所詣文境又白覺蕭灑夷鬯云早冬閒吳子往入都因辭文安去

四十四年丙辰四十二歲

場前文思蹇澀有曳白之慮入場日遂全不構思引筆直寫自謂免於曳白而已而汨汨而就燈下補稿頗覺生動乃人情以平日之蹇澀少之即予亦自少也囊中金盡又所攜甚不習且離家久矣試畢即南至東阿聞報中二百九名本房為等軒商師赴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觀大理寺政六月選行人司行人意有所不可輒於衆前否否人搖首吐舌之不顧而遂以賈時人之忌矣十二月奉使諭祭衡府商河王以二十一日辭朝

四十五年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入青州竣事取道泰山登其巔拜 孔林二月抵舍輕舟微服意思蕭然女氏歸於曹衿襦不具

四十六年戊午四十四歲

予在京邸時稍貸雲卿兄金無以償以典房舊值償

之仍賃夏瞻明政和橋居居其家人而自還朝十月奉使同徐雅池太常冊封代世子卽鼎涓故代王所欲奪以與鼎莎者也有所贈遺謝弗受同事代爲強之不可云涓莎爭立費金錢多矣此翻須令知中朝原自有不受金錢之人平生之硜硜又弗論也偪除抵舍

四十七年己未四十五歲

十一月還朝補考滿會禮部堂印久懸明年始達吏部

四十八年

即泰昌元年

庚申四十六歲

邇時行人尙階八品具疏移贈尋奉使岷藩掌喪岷固楚之南境黔粵鄰壤暑雨中跋涉萬山事竣以六月十有七日登衡山絕頂蒙雨而上至頂開霽少頃復雨信宿而下道江右訪南臯先生於吉水抵里雨奉哀詔今上登極予以俸滿行取相善者勸亟行子曰徐徐以聽其自定

天啓元年辛酉四十七歲

三月入都杜門獨坐有來顧者報之不來雖要人不

往例候考者於朔望日赴吏部揖堅不往而一時忤予慕予者相半四月初七日考選初十日命下得工科而要人之忤予者以不得遂其忤心大缺缺羣忤而黨要人者爭眈眈而伺予矣時正值遼陽之陷而王希泉以宿名為楊李請命竟得請予不勝封疆之懼疏劾王羣兇信信而起予弗屈乃王日仰於鄒南翁出入朝序則隱其脇閒羣兇又號於朝王不得安其位者且拉鄒南翁日向余而瑣瑣矣復走其信僕昏夜持書叩予予弗奪自是楊李得長繫而兇類之

疾子者日益深中予名於內已周冢宰中言者以去
張誠字以御史大夫爲冢宰首推鄒南翁爲御史大
夫內方自有所屬意得旨別推子輒疏爭入咸爲子
吳岌會有繼子而爭者南翁故得爲御史大夫而忤
者益亟矣是歲督浚城壕諸監督各費不等子案文
計費以報費多者率自告減焉

年壬戌四十八歲

廣寧失守同僚議捐俸助煤米各五十金惠元孺云
難爲魏廓園廓園於一切餽遺咸弗受計吏望門卻

走蔡元岡云誰教他弗受而予以工垣歲數有金帛
之賜計九十金諸受賜者咸孟之以譏欽齋予以弗
得朝夕菽水郵四十金歸買祭田八畝而適餘五十
金於橐得如例巡視節慎庫諸商工官胥或以予未
嘗爲吏易之其故嘗爲吏與未嘗爲吏者亦徒資緣
與其爲姦利一日有投二簿領陵工銀者驗其印文
皆謬立法之而大司空王大蒙以爲發其工部贖印
懟甚又軍興芻午諸商工官胥乘急爲姦大司空一
切弗問令悉白予而予稍持之又議築重城如翻城

京營長李公崧毓既以爲長策大司空又以爲是誠
在我議費六十萬金按二八陋則則諸胥當八十二
萬金矣諸商工官所乾沒不可勝計寇在遠而虛糜
六十萬金於門庭之近非計顧無肩擔者予奏大司
空止之亦遂聽之然大司空益懟予矣又一時省小
悉隼於烏程烏程媚客魏以自固其所以媚客氏者
至纖醜弗可聞諸君子共起而擊之子更爲特疏疏
上幾不測親好亦歎顧尋傳爲知是弗受書帕者而
寬之未可知也陳堯師赤石病革往候鄒南翁在坐

姦胥姦里姦軍相比而勒民民困予從史邑父母不
問官民二戶復九石八斗之贈爲例更無名之費不
貲一切裁去時邑父母既不甚健又陰從而撓之者
多端雖官紳閒有之所以左右邑父母者頗力後歲
葱嶽王公撫浙藉其力凡浙西漕稅之地畫一爲令
歲可畱數十萬石甲子大水米價不甚涌貴云予自
度取怨於世已甚有休焉之志而同好以君子道長
宐出勉爲北行而時倦而欲還乃二三蠢僕無可
遣以繳節者途中接邸報又以 月 日陞戶科左

給事中遂抵都下一時仁賢頗相信初志漸隱矣冬
至陪祀南郊會有巡青之役京師小民以報商爲苦
而舊商衙胥中貴以招商爲利於是京場各商按例
不報其外各倉場有裁而無報報者認者同至開一
易之新商因或卽併之舊商人情怙然估價較往歲
省四萬金往青役無羨予不三月存羨金八百餘又
御青薦之謝先事者以爲形其短殊兼時卹典濫冒
請乞無已一引會典裁之雖大有力甚有口者弗顧
益滋怨矣

愀然曰不久恐有廷杖事陳師病舉體振撼不寧側
身向外稍展而俯其首執予手曰汝打不起今後莫
做狠本罷陳師督學浙中兩試皆不甚前而道義骨
肉之感如此時王紹徽處西北而號召東南在朝在
莽實繁有徒冢宰實陰用之而護之至是徧擇撫臣
缺予糾之去每犯必羣兇之尤一時以爲予有發必
拔繫驢之楸而實犯衆怒矣奉使福藩冊封王妃使
竣道嵩山宿少林寺阻雪冒雪尋達摩面壁石抵中
牟福藩復以五百金致餽不受復書勸令稍廣以助

遼餉是歲外母卒孺人身其喪先是外父母生一子而驕畜之外父卒子未成人已驕不可訓矣而外母護之更甚護驕子既甚而所以苛求孺人者復大不堪衣衾之屬歲具以遺之立授其子供一擲之費計朝夕供菽水則朝夕嗃嗃哭念其子之飢具粟以遺之亦復供其一擲耳孺人不勝遺外母不勝飢寒子愈益驕嗃嗃苛求至於死

三年癸亥四十九歲

新正抵里八月一日陞戶科右給事中邑中苦兌運

四年甲子五十歲

先是某者御史為大理丞不數月遷少卿矣又不數月而冀以僉都協院時副院則鄭公元岳僉院則楊公大洪席俱未暖某欲遷僉院則躋楊為副而遷鄭為戶部侍郎予以一時副僉稱得人官固未嘗缺無故出鄭公於戶部人情亦不堪即吾輩任事當在人先遷官當居人後若吾輩不以恬風世於皇御門之須特出面恩取忌品亦不光予自以為朋友切磋之道宜爾而聞有二心矣逆數是歲之二月吏垣都諫

程芸閣當陞序屬某 於冬閒卽微以親病聞
矣序當屬子而某不便于之居斯地也急貽書於阮
大鍼令急來時阮移病未半年也阮資雖在子前而
尙爲右給事中阮至而程始陞陞後復以補某補某
之後阮轉左會江北銓司缺某意屬何 阮意屬
曹履吉公論以屬宿望程我旋程後徐當補何而阮
於某格格也則又倏而推陞周士樸出工垣缺以待
阮阮大恨急圖於故所結兄弟傳繼教嗾弗下而某
又陰卸以爲是子欲之而子弗聞阮故弗善子自恨

滋甚於是某之喪聞而阮補吏垣矣阮旣補予以阮
故未絕於吾黨凡事誠意相商必不至大決裂乃某
意旣弗善予復不善阮欲乘此兩去而更有所屬會
西江諸子以鄒公匪石調銓事弗得與聞爲恥阮因
合章 并合黃正賓陳居恭共構之而操江

復缺缺於弗得驟遷令圖予并圖浮邱而傳樞之
疏稿具矣樞稿具而阮始辭朝予疾叩冢宰停數日
且弗推冢宰旣諾之矣乃以是日陞予十八日子陞
吏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傳樞疏上時魏奄如涿祠元

君阮留涿然桔相拜作竟夜談櫬旣結繼教爲兄弟
爲內應復伺魏奄於道左以通款奄甫至而櫬疏下
汪文言逮矣聞是日且併逮子而旨下乃有新擢首
垣不得輕詆語予疏上又得旨著卽到任供職遂以
二十六日到任於二十七日鴻臚寺報名面恩乃二
十八日忽於朝儀起數奉有互參未明何得到任面
恩之旨舉朝驚詫二十九日子有疏席藁三十日復
奉有到任供職并免面恩之旨然子之去志決矣徒
以汪文言事未明暫奉旨且留會楊公大洪二十四

罪之疏嚴旨切責六月初五日子具疏公糾立頃傳
票降級調外語未竟復傳錦衣衛拿了閣臣韓公象
雲云一刻兩傳如何遵奉調旨罰俸而遊於羿之殼
中者屢矣予於是決計歸直須文言事竣而某嫌於
共事不能獨留謂子徒齟之使去則以計典近教同
志者具疏留予小臣屢奉明旨謂義不當固辭遂銳
意以澄清計典爲己任會於奉旨禁餽遺之明日發
霍邱之餽而人愈側目御史大夫缺營者多營之內
予一意推景逸光生謂人旣內營推之自外疑多不

下不下將廷爭焉若爭須爲天下第一人爭耳他人不足爭也既而得旨九月朝審時樞輔請宥遼左失事得旨貸以不死於是朝審日不列情真第云候旨竣事大司寇傳簿畫題予以恩貸出自聖意朝審自是明刑堅不畫題併爲刑垣具公疏草而議定會晉中缺巡撫尹同阜潘雲翼欲得其座師郭尙友郭先以賄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至頗有聞冢宰既不許秦人則思用惠公元孺齊人則思用周公衡臺乃冢宰則自與夏繩北定一情恬之謝公鳳高矣謝舊令

子邑諸弗得者咸以爲出於子嫉子甚陳九疇因爲人所用尙未顯攻子也會十月之朔閣臣廣微頌歷則不至太廟則又後至子陪祀同陪侍四科臣糾之廣微不能不折於子言而九疇其鄉人因列疏攻子矣十一日子卽於部院覆疏降調十五日策蹇南旋冢宰御史大夫疏救一時俱被逐沈年兄炎洲公疏首俱逐自是少宰陳公中素楊公大洪左公浮邱等黜逐褫奪翩翩而出國門無虛日矣是歲榘孫生葬姚五姑

五年乙丑五十一歲

予一意杜門謝客而邸報中聲息洵洵不敢寧居倉卒與濂兒畢姻以四月十一日二十一日而逮者至二十四日就逮士民號慟者幾萬人道姑蘇周公蓼洲出盤桓舟中者積日夜以其季女與柁孫繡昏焉高先生既前候予於平望之南過錫山復送之高橋之北紀其言為高橋別語

先君聞難後揚揚歡笑如疇而一出於真泚等悲憂填膺覩顏色輒亦歡笑不復知大阨之在後

也五月五日舟過錫山陳發交攜蒲觴相餞歡笑竟日初六日凌晨遣濂歸行納采禮於周蓼洲懼泖尾舟而行或為緹騎覺也遣僮小舟先發泖別而北濂別而南草草分散不料自此竟長別也於乎痛哉六月十二日檻車經良鄉遣奴鴻飛以此譜授泖誠勿求見十三日入都羈錦衣衛東司房十六日午間入北鎮撫司獄越十日而楊公至二十一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意構汪文言摺辭而急斃之以滅口對簿時遂齟齬

如兩造之相質一槓敲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槓
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悉闕不得宣
七月初一日旨下則直云六人伏辜矣仍著北鎮
撫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聞者莫不喪魄外魏佯
請赴法司以解於衆而令內魏故畱中以體量省
之將言者初四日輸三十金顯純槩不用刑以用
刑聞且請從輔臣言蓋聊以市德云時躬輸金之
役者舊鄰劉啓先也往僦夏氏屋以居爲比鄰九
年緹騎至洒涕請從遂更名姓雜諸僕中周旋艱

險與此事相終始擎金以入見先君於庭以出出
則泚私喜過望謂派贖有至四萬者而先君獨三
千有奇似屬未減且金又似可徐徐輸也及旨下
切責顯純初比槩管十棍旨下仍切責十三日同
楊左各三十棍先君自此遂大困顯純又限五日
再比所輸數更日增泚惴惴懼不給矣十六日旨下
又切責顯純應元各降一級泚惶怖絕望欲代劉執
輸金之役一見先君劉苦相尼十七日劉入先君俯
相勞苦且辭曰德極矣未刑時莖莖毫孔俱疼殆不

能交姑母令吾見知也劉微以伊意告先君大驚比
輸金楊左受嚴刑餘四人寬免劉出伊又私喜過望
叩頭謝劉謂毒蓋偏有中矣急奔定興江村告貸於
鹿大公大公義至高然家故清寡展轉苟貸僅得十
五金伊未至大公先已傳告同好深鄉劇貧之士素
不通姓名爭質所有以相應許顯純宗族多與焉然
彙之會不盈五十金伊且感且愧且悲急奔至良鄉
訊十九日消息則六公同被酷刑一如初鞫時矣二
十一日奔至城則當日又同楊左各三十棍伊狂駭

驚惶不知所爲究其故則倪文煥以細事忤中貴
賴崔呈秀以免急攻蓼洲媚之中及締姻事蓼洲
笞而先君之禍遂益烈暫寬忽嚴倪文煥爲之也
於乎痛哉二十四日劉入先君不復能跪起荷極
楛平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帕垂覆因整之背
半露掩之羣蠅嚙腐膚驅之問安乎曰病病甚亦
強進粥乎曰勿言勿言促我兒逸去劉不覺哭失
聲衆呵之出是日又一夾敲四十槓劉請於裏門
卒隱垣隙竊窺初猶聞痛楚聲已殊寂然刑畢拽

入少頃顯純令管事官二人進獄久之方出眾莫測其所為但聞楊左魏已昇至後監二十五日菜帖入不復出矣楊左以是日報亡二十六日報先君以巳時亡然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於乎痛哉時天暑發雷相驗領埋之旨故遲遲不降而東厥日尋泐寓如織三十日始差官發屍借楊左從牢穴中出骸脹而黑炭炭有露落憂急併穢褥卷之入棺無論飯舍弗及併不得憑身一慟也於乎痛哉八月初九日不孝男學泐抹血謹識陽明先生詩云為臣

為子情何限夜夜濤聲泣
伍背嗚呼千古同一淚也

將赴浙獄遺友人書

附錄

權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者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旨俾尸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積結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

子者哉矧其人既死坐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
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莖盡斬而後已泖
嘗中夜環走慟極成癩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
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
在贓猶得出詔獄入法司使父子相訣而斃不至
割絕傷慘遂至此也豈意徧告親知百無一應推
委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者高倡釀金之議深
鄉醜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鬻物以相和
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數十青蚨而已伯夷有

從之然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
博時胎之矣羣小譖予於璫謂王紀攻渠諸疏皆出予
手予無崕峒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釋姦細之假者
而原參臺省怒辨劉一燾非南昌族辨修卜年非叛人
而舉朝怒者十之七予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
有連疏攻予且有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
甲子秋調起禮部予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亟求一
臬以出卒不免逮訊頗困於刑得良方治之瘡稍合已
而有法司定罪之命

自敘刑曹事七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捉姦細爲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則高度置不問恐得罪原參官也已閱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予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飢寒瘐死尙存五十餘人予啓尙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某尙便宜況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王嗟歎許之卽口會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一則自供甚悉不待

顧塵客先生自敘

予自丁未幸第選閩臬推官時按臺缺撫臺徐學聚被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效之予銳意政事遇事輒攘袂爭爭而得者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棄官歸遇外家立嗣事頗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贈以明志家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摧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予向與東林疏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國子博士頗爲世道効力人皆不知後以同事誦其功予名亦漸彰

爲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己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
世局一新矣而南昌爲相頗與言官構子託友上書勸
其先歸生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
南昌歎息而不能用子旋以試事赴西粵歸朝則壬戌
春矣福清與南昌小嫌羣小浸潤之子直言轉福清之
聽西谿佐之卒善南昌之去而子與南昌向竟未識面
也去之日乃一謁之耳南昌益歎息時廣寧陷重臣道
將俱逮王紀爲大司寇必欲以大獄屬子案定己子啓
調儀司爲王所畱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於撫予初亦

難豈顏回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
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
刑坐賄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其受禍有什伯於
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
茫茫天道尙可問耶今追比伊始將就浙獄矣先
子罹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旣沒猶有出而援泐者
哉卽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泐實痛
之不如速死之爲愈也嗟乎怨哉司馬遷羞貧賤
輕仁義泐頗怪其繆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

殖游俠諸篇焉得不傳千禩哉先子死當葬首陽
山側若伊死須葬要離塚旁天地鄙陋莫可共語
昔先子檻車發平望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
客儻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返又聞經
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技血佈此知回憲無
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先父與不
肖之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哽咽不能更言

從之然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
博時胎之矣羣小譖予於璫謂王紀攻渠諸疏皆出予
手予無崆峒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釋姦細之假者
而原參臺省怒辨劉一嘯非南昌族辨佟卜年非叛人
而舉朝怒者十之七予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
有連疏攻予且有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
甲子秋調起禮部予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亟求一
臬以出卒不免逮訊頗困於刑得良方治之瘡稍合已
而有法司定罪之命

自敘刑曹事七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料道日以捉姦細爲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則高度置不問恐得罪原參官也已開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予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飢寒瘐死尙存五十餘人予啓尙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某尙便安況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王嗟歎許之卽日會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一則自供甚悉不待

刑訊一則雖非姦細乃假印人也一則證佐未備餘悉開釋送大理評允而縱之原參臺省有怒於札者有怒於辭者有怒於文移者予悉錄讞詞託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老吏之筆勿與競也予是以得免參論而臺省視予爲畸人矣

兵部尙書行邊張鶴鳴奏杜茂修卜年謀叛事六率謂卜年爲河間知縣茂匿其衙中三月相與謀叛乃遣茂同其大管家二管家往李永芳處相約爲逆詞證甚具王尙書問合屬曰見杜茂招否何如衆莫敢對予揖而

言曰此只依原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三個月其情必親於骨肉矣以理言之尙當出妻見子豈家人小厮名字尙不知耶今聞杜茂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管家姓甚麼他終不曉豈茂果僮昏耶況同往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一問姓名尤可異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息喙杜茂者實陶登撫門下千總給以千金使之募兵者也茂頗浪費愧懼不敢復命乃匿於薊州一寺中被番役擒出誣以姦細其及卜年者蓋其得入陶幙或

卜年薦之也

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畢王尙書問卜年當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予曰雖非姦細然實是僉養真族坐以平叛族流二千里可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王以成修招違限得嚴譴署部事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會大理寺都察院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於十六日上疏大率謂卜年係同族每歲拜金世宗墓竝誅予同寮友潘員外面折之曰此言何從得耶楊曰聞之人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

未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員外尙不知
朱聞惶遽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畢揖合屬於法几前聚議非故事
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曰聞獲熊某者
卽獲佟某者也其中機殼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
同僚二十餘人同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仰對尊旨
楊問不已予揖而前楊曰公有所言耶予曰老先生所
問非屬官所知安敢有言但老先生欲知此事機殼張
鳳皋老先生在城外折柬一詢之足矣楊語塞蓋此語

卽張教之折問屬官也值同寮汪君詞過激楊乃語侵
汪以自解而散

七月十一日楊未升堂在火房間合屬曰佟養真前以
謀反論則卜年非叛族乃反族也反族當論斬予直前
揖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只募親論斬餘不坐
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募親耶予和顏色對曰員
外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執乃漢律也同寮命吏檢
律謀反條呈楊楊無以難

獄中雜記五條

一入詔獄聲息俱遙聞不能覲面是即死也何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單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非久困於獄者烏能描畫至此乎

予入詔獄百日而奉旨暫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前之遙聞者皆親證也予既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視彼先逝者已幸甚矣復何憂哉復何戀哉

偶作一聯云故作風濤翻世態常留日月照人心自志

也

詔獄所苦者五桻也夾也棍也杻也鐐也所恥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藥貼指示傷也跣一足亦示傷也彼高坐謾罵叱咤也我蒲服擊跪也有此十者即無追賊之苦有倖生之路丈夫猶不再辱况兼此二患乎予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予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

別同志絕筆

雲陽市告了假纔十日耳弟不屑為妻孥計吾兄亦不

